

①三沙市赵述岛渔民拜祭兄弟庙。
②文艺汇演上的盘皇舞。(受访者供图)
③陈玉跟(右)在展示骨簪制作技艺。
④三亚市群众艺术馆疍歌传承人郭亚清。



编者的话

6月10日

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

我省疍歌、海南苗族盘皇舞、

骨器制作技艺

(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非遗项目入选，

至此，海南拥有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达到32项。

神秘庄严自成韵

文海南日报记者王迎春

神秘的远古之舞
盘皇舞与大多数祭祀舞蹈一样，古朴而粗犷，气氛神圣庄严，舞者脚下舞步又自然成韵，极具原始神秘的色彩。

舞者手执肩上彩带两端，上下摆动如老鹰展翅高飞，边走边舞出8字舞步，重复8次，然后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做出祈求的姿势；稍后，一位身穿龙袍、头戴“盘王”面具者大摇大摆地走到这些舞者中间，身后有一人持木剑(或敲皮鼓)尾随，对其进行嬉逗，其他舞者则分成2个小队，交叉成8字，围绕着他俩环跳，并逐步缩小圈子，直至结束……语言的描述在此时显得逊色，唯有亲临现场，方能感受那份淋漓尽致。

由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组成的盘皇舞又称三元舞，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盘皇舞自上元至下元身段渐向下，难度也呈递增之势。这些神秘的舞蹈背后实则各含情意，省民宗委调研员朱庆元这般解读：上元舞和中元舞主要表现的是追忆祖先走过的道路，以及先祖的心路历程，下元舞则是歌颂先祖的恩德，祈求他们在天之灵的庇佑。

原先盘皇舞的舞者仅限男性，就连舞蹈中设置的两名女性角色也要选择两名未婚男性来扮演。但发展到今日，由于舞蹈难度大，男子普遍不愿意学，因此现在大多数舞者都是女性。

变迁的精神遗产

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拱村村民陈秀兴作为海南苗族盘皇舞的省级传承人，已经跳了三十多年，盘皇舞的形式和内容在时过境迁，他也从村里的人家跳到了村外的舞台。“完整的盘皇舞包含18支舞，其中每支舞都要跳上元舞、中元舞和下元

舞，若是跳完一整套，那至少得花上七天七夜的时间。”陈秀兴介绍，考虑到时间限制及舞台效果，如今呈现在文艺汇演等活动上的盘皇舞是舞者提取动作细节，组合编排而成的，“例如盘皇舞中的招龙舞富有高潮，气氛也欢跃，更适合演出。”

在苗家低矮的屋檐下，陈秀兴在手工制作着一把木剑，龙头木剑因传说出自龙嘴，且剑身样式为龙舌而得名，皮鼓、面具、铜锣等物也都是盘皇舞的必备道具。舞者在跳舞的同时，还要不停地念诵着《盘皇经文》，唱起《古言盘皇歌》，这些都可以在父亲陈日华留给陈秀兴的一本“香水文书”中寻得，“香水文书”在苗族的语言中意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直至今日，村里的人还是会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跳上一曲真正意义上的盘皇舞，祭拜先祖，祈求保佑风调雨顺，安居乐业。除此之外，遇上老人过世，亦或是择吉祥之日召唤先祖，村民都会请来陈秀兴等舞者表演，人数一般为双数以求吉利。“在做仪式时，我们会手抄榜文贴在墙上，上面写有年月日及宗族户籍信息，多是祈求平安。”

原汁原味的舞蹈几乎不可再现，年青一代无人问津也让盘皇舞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地。“舞蹈动作比较简单，难以习得的是念诵的经文。”陈秀兴坦言，盘皇经文是村里的年轻人学习盘皇舞的最大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原生态的民间传统舞蹈也在走出村庄。近年，陈秀兴先后到海南大学、南圣中心学校、海南农垦中学等多所学校进行舞蹈培训，盘皇舞独具特色的魅力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我们仍能在民间传统舞蹈中窥见苗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悠悠渔家调 袅袅海上来

文海南日报记者李艳政

6月10日

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

我省疍歌、海南苗族盘皇舞、

骨器制作技艺

(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非遗项目入选，

至此，海南拥有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达到32项。

指尖「刻骨」续传奇

文海南日报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白沙黎族骨器制作：

“南海碧波滔滔，渔香飘过五洲，潮涨潮落……”“三亚有个小渔村呀，祖先留下的龙盘井，还有疍家棚……”虽然已经80岁，但作为三亚疍歌市级传承人的张发结仍嗓音清亮，每天都要唱上一段，悠扬的曲调久久回旋。三亚疍歌是生活在这里的疍家人所唱的歌，也称作疍家渔歌或咸水歌。

三亚疍歌取材于生活

时光飞逝，随着三亚经济社会发展，疍家人的生活悄然间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疍家人离开了水面，迁居到岸上。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疍歌的传唱也受到了局限。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景霞在《三亚疍家咸水歌研究》中剖析了疍歌发展的瓶颈，她写道：“随着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强力冲击，咸水歌的传承面临着断代危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咸水歌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变化，疍家人的生活已经由‘亲水’空间演变为‘离水’空间；二是咸水歌的演唱者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少去关注它，更缺乏保护意识。”

“以前能解决温饱就很满足了，现在生活好了，就需要找回我们的文化。”郑石喜说。在工作日，张发结仍然坚持每天到三亚市疍家人文化陈列馆打卡“上班”。遇到对疍歌感兴趣的游客，张发结还会即兴唱上几首。他还与其他传承人共同成立了咸水歌传承协会，通过演出、比赛等方式，传扬疍歌文化。

“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唱疍歌，喜欢唱疍歌。”张发结收集了许多疍歌的歌本，也尝试将传统疍歌改编得更“年轻”、更贴近当下的生活。

当听到“三亚疍歌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消息时，郑石喜心情十分激动。他展望，古老的疍家文化能用更加贴近城市旅游发展的风貌，一代又一代保存和传承下去。

骨器中的骨头簪(骨簪)制作流程这般具体描述：“选取已脱脂干净，又直又干的牛脚骨(或兽骨)，用锯子或利刀按尺寸把原骨割成长条状，一般双人头骨簪长17至26公分，宽12至2.1公分，厚0.5至0.8公分；单人头骨簪长18至27公分……”对于骨簪中尤为神奇的着色技艺，王启敏亦有记载：“把木炭捣成粉状后，渗入所刻的骨头图案纹中，再抹上蜂蜜腊把碳粉封闭，然后用小火慢慢地把蜂腊熔化并渗入纹中，能使所刻的图案染色永不褪色，更使刻纹的黑白墨迹清晰可见……”

在白沙文化馆馆长、白沙非遗中心主任符少玲看来，润方言的雕花骨簪，是黎族骨器中的珍品，蕴含了丰富的黎族文化密码，也是黎族民间艺术高度发展的代表作。据悉，骨簪以阴刻为主，阴阳刻相间，图案分为三部分，顶端部分为戴帽首领形象(分单人头像和双人头像)，中间部分是龙纹图案，末端是各种花卉果实、鱼、兽、虫类等图案；在人头像后面又多个小孔，可栓丝穗，并坠以彩珠。

2005年，黎族骨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但因这门技艺要历经多道严密工序，随着老一辈手艺人相继离世，现今，在白沙，黎族骨器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仅有符明庄、陈玉跟、符元清这三人，民间掌握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的老艺人也屈指可数。近年来，白沙民宗委、文化馆等部门曾多次组织开展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培训班，并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努力让这门濒临失传的黎族非遗技艺重放异彩。

虔虔六百载 祈福远航人

文海南日报记者刘梦晓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108位潭门渔民的传奇故事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和108位潭门渔民有关。

琼海人爱闯海，也敢闯海。

《万泉河传》作者黎国器曾查找过大史料，发现古以来在南海诸岛进行渔业生产与海洋农业生产最多的是海南岛万泉河下游地区的人，而其中琼海潭门、博鳌渔民数量众多。

108兄弟公信俗是琼海海洋文化独特的体现。相传，过去南海一带海盗猖獗，经常袭击渔船，潭门108位渔民因此结拜为兄弟，他们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常常组成船队一同出海。一次出海捕鱼过程中，渔民们再次遇到了海盗。在危急关头，大家将船紧紧连在一起，最终一起击退了凶猛的海盗。从那以后，人们纷纷效仿108位兄弟的做法，一同出海抵御风险。“108兄弟公”也成了渔民们团结合作、共进共退的精神象征。

后来有一年出海，108位兄弟遇到了恶劣的天气，渔民们全部被打翻在海里，但即便如此，大家也没有各自逃离，猛烈的风暴让108位兄弟最终全部遇难，但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令人铭记。

明代中期以前，琼海潭门镇的渔民就在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从事海参、贝类等海产品捕捞作业、建造房屋、从事农耕和捕鱼等活动，冬去夏返，海上作业时达数月。部分渔民常驻群岛上，盖草棚或珊瑚石房居住，下海捕鱼，那些曾在南海出海时未能归来的遇难者。

“108兄弟公”祭祀仪式从明沿袭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通常被分为三种模式，远航启程前的祭祀通常叫“做福”，也就是“祭兄弟公出海仪式”；远航归来后的祭祀通常叫“洗福”；逢年过节和航船到达某新海域时的一般拜祭通称“做兄弟公”。

这三种形式的祭祀仪式虽程度不同，都是以肉、饭、酒、贡祭拜108兄弟公，然后焚纸钱和燃鞭炮等，其中最为重要和隆重的就是“祭兄弟公出海仪式”，主要包括在“108兄弟公”庙里和渔船上，船主向“108兄弟公”祈福等仪式过程。

据潭门渔民介绍，为了纪念108位兄弟，近几十年来，潭门人在每个村子里都建起了庙，意味着“潭门人出海就是兄弟，遇事要互相帮助”，现已成为潭门一种独有的海洋文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现存的文教村兄弟庙始建于1937年，庙门前的对联：“兄弟联吟镜海清孤魂作颂烟波静”道出了兄弟庙的意义——兄弟与孤魂联系在一起，在祭祀“兄弟公”保佑渔民平安的同时，也在祭祀那些曾在南海出海时未能归来的遇难者。